

《自救年代》系列

大国寡民



卢跃刚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大国寡民

陈其南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自救年代》第二部：

大国寡民

卢跃刚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寡民/卢跃刚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3

ISBN 7-106-01308-0

I. 大… II. 卢…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694 号

大国寡民

作者: 卢跃刚

责任编辑: 陈汉涛

版式设计: 刁先锋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010) 64264129

社址: 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2 号 10001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 1201 工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385 千字

印张: 17

插页: 1

印数: 60000 册

版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308-0/I · 0163

定价: 25.60 元

电影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罪恶与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对罪恶与苦难无边无际的冷漠和麻木。

——作者题记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叫“国栋”的小女孩，
并以此书祭奠一位法官的在天之灵。

毀容后的慘狀



武芳被毀容前三天的照片



目 录

小引 血腥的风 ····· (1)

惊悚和恐怖笼罩了这天的凌晨：1997年5月29日，正奉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之命，起草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复查报告的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任维突然车祸死亡——

1996年10月20日，说客摸进受害者武芳的隐居地，开价10万让她闭嘴，被严辞拒绝——

1996年12月9日傍晚，两个烽火村民闯进武芳娘家，威胁武母，武母恐惧，服药自杀，被救生还——

1997年3月，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公安部干预未果——

1997年6月1日，警方传唤暴力威胁武母恶徒，被围攻殴打，派出所所长重伤住院——

1997年6月2日，政协委员被揪游街，家被打砸——

1997年5月8日，行使监督权利的报社和作者被送上被告席。

第一章 武芳·人“鬼”之间·····(14)

一瓶浓硫酸把武芳变成了“鬼”，惨绝人寰：1988年4月26日，悲惨之夜——

大门敞开，多人参与施暴，集体围观不救——

司法机关办案不力，开脱罪犯，蹊跷环生，案件久拖三年不决，只因涉及一个副市长的二公子和陕西“精神文明”典型烽火村——

武芳忍受强烈的身心痛苦，三年告状不辍——

市人大副主任拍案而起，怒斥“惨无人道”，行使人大干预权力，一名罪犯被诛，一名罪犯判刑——

武芳仍然不服，认为还有参与犯罪过程的嫌疑人漏网，以超常的毅力，八年不懈伸冤——

武芳由生而“死”，由“死”而“生”，其旺盛的生命力创造了奇迹，令人惊叹——

烽火村好恶鲜明，厚葬罪犯，厚待罪犯家属，武芳被迫流落他乡——

硫酸毁容毁身案揭开了一段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

作者从八年武芳案追踪到烽火村四十余年历史的追踪。

第二章 王保京·历史质证·····(122)

烽火村的当家人王保京、王二公子农业有恃无恐，大举反击：散发致《中国青年报》“公开信”，运用权力，操纵法律，购买报纸版面——

武芳父母跪伏副市长兼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王保京脚下哀号涕泗，

恳求 500 元救女儿之命，王副市长书记不为所动，撵老人出门——

农民诗人王老九一首《王保京》叙事长诗展开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发迹历史——

“烽火一举，万里为畴”——

1949年王保京冒充“陕西省侦察大队长”诈骗，被刑事拘留——

1952年、1954年以“科学种田”的名义，弄虚作假，“创造”玉米亩产 1200 斤和 1500 斤“全国纪录”，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

1958年继续以“科学种田”的名义极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烽火村搭起了小麦“阿房宫”，号称亩产可达 240 万斤，创全国浮夸之最，获“农民科学家”称号——

1959年继续“反右倾”，为 1958年“大跃进”划上了句号——王保京平稳过渡，并摸到了“反右不反‘左’”、“宁‘左’勿右”的脉搏。

第三章 王行兴·四十年徘徊·····(219)

追随王保京四十年的原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行兴经历了心灵的炼狱，用日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世界：

1960年王保京等九个农民上大学，轰动全国，王行兴是其中一个——

50年代王保京和烽火村的荒唐做法达到极致，宰牛杀狗，熬汤作小麦肥料——

烽火 60年代继续成为西北和陕西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4年遭受第一次挫折——

70年代王保京东山再起，隐瞒土地，浮夸产量，骗取荣誉，骗取权力，任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兼党支部书记——

王保京政治权术：“制造舆论”，“敢于用权”，“高度集权”——

王保京和烽火村在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小靳庄等政治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各级组织向烽火村“输血”数百万，以扶植“典型”——

媒体围绕王保京和烽火村，从50年代到现在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80年代初对烽火大清算，王保京运用媒体和权力反击得手，有惊无险，平稳过关，改任咸阳市副市长、市委常委。

第四章 郭裕禄·金沙滩·····(331)

政治陷害：全国劳模、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一腔悲愤，只因替武芳伸冤、在县委常委会上揭露王农业弄虚作假企图骗取“全国劳模”荣誉丑行——

王保京按照自己的道路设计儿子的前程，受到郭裕禄阻击而流产——

郭裕禄和袁家村发展的历史，一个逃荒移民村，一个自然资源短缺、靠原始积累逐步壮大的历史——

袁家村，礼泉县唯一能与烽火村分庭抗礼的实体——

烽火王保京和袁家郭裕禄“两个劳模之争”，陕西历史和今天一个是非不清的“公案”，同时又构成了认识“乡土政治”的一条线索——

靠拾羊粪蛋儿发展起来的袁家村，靠弄虚作假和国家输血扶植起来的烽火村，两个典型的两条发展道路。

尾声 人世苍茫……………(404)

偏重于滑稽剧效果的结局：对郭裕禄的政治陷害失败，硫酸毁容毁身案和烽火村历史被揭露，郭裕禄突然接到通知，省委书记要来“做两个劳模的团结工作”——

肯定王保京和烽火村：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

一场尴尬的“鸿门宴”，席上觥筹交错，席下暗中较劲——

媒体轰炸，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的“成就”——

西安法庭开庭结束，武芳在众目睽睽下走上被告席，与作者互道珍重——

1997年8月29日，西安中级法院作出裁决：王保京、王农业、烽火村委会诉《中国青年报》和作者“名誉侵权案”因涉及刑事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裁定，本案中止审理——

马拉松和暧昧不清的武芳案复查——

在一些领导的支持下，烽火村加紧活动，力图让武芳案嫌疑人王农业继上届任省人大代表之后，连任1998年省人大代表——

这便是50年代以来烽火村的“尾声”，这便是1988年武芳案以来的“尾声”——

这是王保京和烽火村以及武芳案最“美好”的“尾声”吗？

附录一 媒体报道编年史……………(418)

——王保京和烽火村50年代—90年代（不完全统计）

附录二	当前形势怀感	(489)
-----	--------------	-------

——1962年5月10日陕西咸阳户县杨伟名等三个村
干部给党中央的信

后记	(501)
----------	-------

小引 血腥的风

惊悚和恐怖笼罩了这天的凌晨：1997年5月29日，正奉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和陕西省高级法院之命，起草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复查报告的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任维突然车祸死亡——1996年10月20日，说客摸进受害者武芳的隐居地，开价10万让她闭嘴，被严辞拒绝——1996年12月9日傍晚，两个烽火村民闯进武芳娘家，威胁武母，武母恐惧，服药自杀，被救生还——1997年3月，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公安部干预未果——1997年6月1日，警方传唤暴力威胁武母恶徒，被围攻殴打，派出所所长重伤住院——1997年6月2日，县政协委员被揪游街，家被打砸——1997年5月8日，行使监督权利的报社和作者被送上被告席。

“任维死了！”

“什么？任维死了！”我不相信。

“怎么死的？”我问道。

“车祸。”对方说。

“什么时间？”

“前天。”

“在什么地方？”

“乾县回咸阳的路上。312国道。”

“车上有几个人？”

“连司机四个。”

“其他人呢？”

“司机舌头咬断，其他两个人重伤住院，任维当场死亡。”

“谋杀还是事故？”

“正在调查。”

陕西吹来的风带着血腥的气味。

北京，1997年5月30日。急促的电话铃声。

惊怵和恐惧突然间笼罩了不明不白的凌晨。

消息来得太突然，而且模棱两可。放下电话，睡意早已惊得无影无踪。

二十多天前，他还坐在我面前。他身材魁梧，黑方脸，不苟言笑，谨慎、矜持、严肃的语气中饱含着凌厉和愤怒。——

“如果证据确凿，我绝不会手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位陕西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88年4月26日礼泉县烽火村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硫酸毁容毁身案的重要知情者，深知此案三年不决、至今尚有嫌疑犯漏网的猫儿腻和背景。咸阳市中级法院是此案的原审法院。我近一年来追踪此案，他多次接受我的访问，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允许我查阅案件卷宗，让我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材料。他是这起硫酸毁容毁身案及九年来稀奇古怪现象的重要证人。更重要的是，目前他正遵奉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和省高级法院之命，复查此案，起草报告，而且断定“案件的的确确有问题”。我们把这份报告叫做“任维报告”。

这个节骨眼儿上出车祸，巧得让人难以置信，巧得让人目瞪口呆。第一反应：“是不是谋杀？”第二反应：“或者是事故？纯属巧合？”

但愿是事故，一场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事故。围绕着硫酸毁容毁身案的大较量已历时一年整，我们不希望这场大较量再继续流血，不希望我们的对手再采取极端的手段。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沉睡八年后被媒体揭露，“任维报告”无疑是这起重大案件复查进入司法程序的突破口。任维突然去世，这个突破口是否关闭？所有努力是否前功尽弃？都是未知数。前景茫然。我们好几天沉浸在忧伤和郁闷的情绪里。

6月4日，我们从北京赶到出事的现场。

由西往东，再走十几公里便是咸阳。咸阳，六朝古都，居九嵎山之南，渭河之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咸阳，阳光之城，阳光普照，阳光灿烂。任维回到咸阳，便回到了家；回到家，便回到了光明的怀抱里了。这个北京汉子把他的后半生都托付给了咸阳。咫尺之遥，伸手就能够着，却永远够不着。阳

光黯淡了，阳光永远离他而去……

宽阔的陕甘312国道，能并排走四五辆大卡车，没有树等障碍物，矮坡坎，由近而远一望无际的麦地。太阳当头曝晒，麦子等待开镰，田野里膨胀着不祥的气氛。走到这里来，没有收获，没有喜悦，只有恐怖，只有不耐烦。走到这里来，我们感到了季节的混乱，不知道是走进了谋杀的季节，还是走进了事故的季节。无论是谋杀还是事故，都让人感到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左右着天平的倾斜，左右着轨迹的走向，让人们不寒而栗。

社会反应，无非是三种，一是幸灾乐祸和诅咒，二是惊悸和恐惧，三是巨大的遗憾和悲痛。一位陕西人用陕西话学着“诅咒”，那种轻描淡写的恶狠狠，铭心刻骨，仿佛能摧毁任何信念。惊悸和恐惧也在预料之中。一些证人可能后悔，可能变卦，一些尚有些许良知的知情者可能踌躇不前，可能转变立场，可能永远闭嘴，甚至可能在威慑下与恶势力合作。所有因此而产生的怯懦和软弱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们。他们存活下来已经很难。我们不能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有更高的要求会显得不人道。面临压力，面临威胁，他们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沉默和等待。他们本来就面对的是一件令人惊悸和恐惧的案件，本来就生活在惊悸和恐惧的氛围中间，本来就面对着血淋淋的事实和巨大的邪恶势力，何况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去年8月揭露后，这样的惊悸和恐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